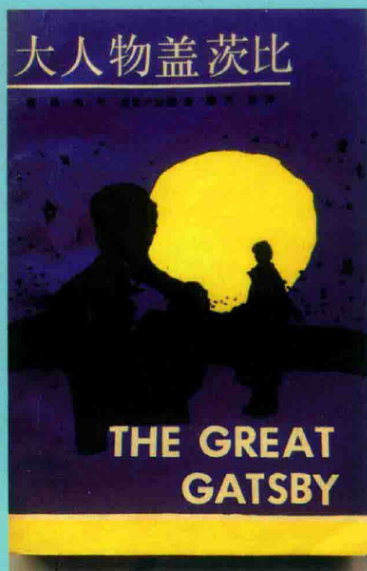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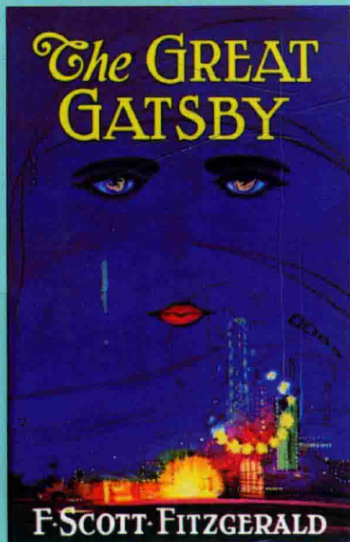


何似文集 (2)

# 《“大人物”盖茨比》专论

宋韵声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大人物”盖茨比》专论

宋韵声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人物”盖茨比》专论/宋韵声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8. 8  
(何似文集; ②)  
ISBN 978-7-5610-9404-4

I. ①大… II. ①宋… III. ①人物形象—小说研究—  
美国—现代 IV. ①I712.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6296 号

《“大人物”盖茨比》专论  
《“DARENWU” GAICIBI》ZHUAN LUN

---

出版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刷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7.5  
字 数: 21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景泓  
封面设计: 憬 鸿  
责任校对: 马亚莉

---

书 号: ISBN 978-7-5610-9404-4  
定 价: 4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mailto:lnupress@vip.163.com)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挚友范岳教授  
兼贺其八秩大寿

## 总 序

近一段时间给辽宁大学出版社主编《学者文库》，第一辑稿件已齐备，正在审阅之中，内含一部笔者自撰的稿子。

有一天，我突然萌发一个念头，想到从前出版过不少单行本的书，亦在一些文库或丛书中出版过作品。如今何不可将自己的文稿放在一起组成系列出版。如能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的东西归了堆，又似乎比东一本西一本地显得更“厚重”。

自觉这个主意不错，便立刻行动起来。首先是找旧书稿、列书名，再加上拟撰的三四种，总共有十几部吧。估算一下文字量，少说也有四五百万言，堪称一种小有规模的文集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给文集起一个名字，可一时竟拿不出名字。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滋味。按理说，作品都是我自己写的，要叫《宋韵声文集》，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名副其实。问题在于我并不想用这样的书名，这倒不是由于不自信，而是有所顾虑。以往，凡是以作者姓名作为文集书名的，多是名家、大家，或者影响广泛的人，而自己不过一介普通文人，这样做似乎显得过于张扬，难免有抬高自己之嫌，还容易招来鼻斥。

思前想后，只得作罢。要取另外的名字，不仅难以涵盖十几种内容几乎互不相干的书，也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所以，由于一

时想不出适当的书名，此事就暂时搁下了。

另有一天，我曾在32年前用过的一个笔名——何似——突然进入我的脑海，让我一下子解决了文集名字的难题。

昔日，字、号是每个读书人都必有的传统，为了附庸风雅，一些非文人也都喜欢起一个字或号。当今社会推行实名制，不仅字、号全无，甚至别名也一扫而光。在文化界用笔名撰文著书者越来越少，将来也许会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起笔名，也没有那种雅兴。但在1986年因临时需要不得不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春风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社里收到一部译稿，请我外校一下。外审、外校是出版社常用的一个术语，其意思是在出版社人手不足或专业知识欠缺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书籍出版的质量而采取的一种辅助办法。审、校者不署名，出版社按规定付予适当的报酬。

请我审校的这部译稿叫《通向顶峰》，是美国曾经参加过总统竞选的汽车大亨艾阿科卡写的自传。该书在美国甚为畅销。台湾很快就有了中译本，书名为《转败为胜》。沈阳有人从美国带回英文版原著，立刻组织人员翻译，参加者八人。由于为多人所译，出版社决定找人统校全稿。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名下。

我在校稿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多人合译的弊病：笔法不同，译名未统一。甚至在数字的翻译上，由于英美制的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差错。在审校过程中，我除了更正误译、弥补漏译几百处之外，还要做术语与专名的统一及文字的润色工作。

出版社看过校改过的书稿后，对原稿很不满意。于是便做出了新的决定：给我署校译者名，并按规定付全部稿酬的40%。看来是已不把我当成普通的外校者，而是当成了校译专家。这个决

定令我诚惶诚恐，一时难以接受。这岂不是我既占了人家的名，又拿了人家的钱。再说，那位主译者是辽宁译界的名人，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我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能干这样大不韪的事。

我断然谢绝了出版社的美意，连说万万使不得，并讲出了我的理由和担心，出版社听后十分理解。最后他们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提供一个笔名印在书上，如要译者方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某一大学的一位教授应付过去算了。

当出版社将校改稿返回译者请他们誊清后付印时，主译人除面有愠色地问了校译者是谁之外，没再说什么。事隔不久，《通向顶峰》一书问世了。在书的封面上印有四位译者的名字，实为八位译者各取其名字中的一个字或两个字组合而成的，下面一行印有“何似校译”四个字。这个“何似”就是当时我提供的应付差事的笔名。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交待一下笔名“何似”的产生经过。当出版社让我提供一个笔名的时候，我的心情的确很纠结。我在想，本来是认真负责地做了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但又碍于情面和世俗观念，不想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印在书上，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应该说这种想法还是符合生活实际和世态人情的。我不想，抑或说我不敢直署其名还是有其苦衷的，这事换了别人恐怕也会如此处理。

为了避免结怨以求彼此相安无事，我答应尽快提供一个笔名。给一个待生儿或初生儿起名，不能随随便便。一个文人给自己起笔名更不能马马虎虎，动一番脑筋还是需要的。起个笔名怎么也应该有点说道吧？至少也该有点寓意或寄托吧？更何况按中国人的传统向来都是十分重视“名”的。比如，佛家认为：是名张三即非张三；道家认为：名可名，非常名；儒家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是说，无论从哪种观点看，都不能把起名的事视同

儿戏。这事如能从长计议，说不定哪天我会想出一个可心的笔名。但出版时间紧迫，不容我斟酌细想。当时，我确实有一种起个笔名要比写一篇文章更难的感觉。

为了这个笔名，我真的陷入了“浮想联翩”的境界。经过一个晚上的胡思乱想，依然毫无结果。就在我万般无奈地长嘘了一口气之后，脱口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我像什么呢？”几乎与此同时，“何似”两个字从我头脑里跳了出来。于是，我把它写在纸上，一边端详一边念。这还真不是我胡编乱造杜撰出来的一个词，到词典上可以查到“何似”一词，其意思同“何如”，倒很像人的名字。叫何如的人不少，我有一个同行就叫何如。叫何似的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何”姓在“百家姓”中位居第21，是一个普通姓氏。“何似”不仅听起来像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叫起来也不拗口。就这样，我便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笔名告诉给了出版社。

有了笔名，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印到了书的封面上。事后我如何能不仔细推敲一番呢？怎么能不为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解解嘲呢？我就开始“别有用心”地琢磨起来。首先，“何似”的字面意思就是“像什么呢”，这也就解释了我当时的心境。其次，“何似”谐音“合适”，就是说没有什么亏可吃。最后再从字的形体上看，二字皆为人字旁，右边合起来是“可以”二字，我就牵强附会地妄加解释，说这二字仿佛是在暗示，说我作为一个“人”还是可以的。我竟荒唐地做起文字游戏来。

我还尝试为自己的笔名找到了两个既典雅又比较符合我的身世的出处：

其一，是杜甫的名诗《旅夜书怀》的最后两句：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其二，是苏东坡的《和子由澠池怀旧》一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当年应差而为自己起笔名之事，一晃已过去 30 多年了，虽谈不上什么秘密，但毕竟不为别人所知，我在此“故弄玄虚”地做“解密”之谈，也未见得有什么不妥，就是当年的相关者读到了这段文字，想必也一定会“相逢一笑”的。

想当初不知是何许人的“何似”，在沉寂了 30 多年后又出现了。他是复活了呢？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消亡？笔者也不得而知。反正他在沉睡了多年之后突然走出来，挺胸叠肚、昂首阔步地走出来，一反当年那种畏畏缩缩、腼腆腆的姿态。它也不必再担心有人会问“他是谁？”

这次，何似一露头就要与公众见面，他要被赫然地印在即将出版的一本接一本书的封面上，在他之后还有千百万字的“子孙”。他不必再乔装打扮怕人认出来，更不怕与别人并列，说不定还会有人希望同他并列呢。我作为他的真身，岂能不为他而感到骄傲，岂能不分享到一份喜悦。

“何似”当年为我做过贡献，可我慢待了人家。今天，我要重新起用他，我相信他定会不计前嫌再建新功。

当年起笔名为“何似”，乃是刹那之念。今日要用“何似”为文集之名，亦是刹那之念。既无根据，又无理由。这是偶然呢？还是天意？也许偶然与天意本来就是一回事，只是说法或看法不同而已。如今，他作为我的替身可以遨游江湖，甚至可以 going with the wind 了。

这个总序，我除了想为“何似”正正名以外，什么都不想写。尽管如此，还难免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感觉。说心里话，这种何似的感觉至今犹存。但比起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几位学界朋友来，还是很幸运的。

《何似文集》能出多少本，能出到什么时候，我心中无数，但有一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我想把每一本书都献给一个人或一些人。

本序文虽有点啰嗦，但却是有感而发，万望知我诸君理解为盼。

作者

丁酉年大暑写于沈阳黄海花园寓所

## 前 言

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大人物”盖茨比》所展现的无与伦比卓异的文化价值和范岳中译本传情达意的超拔，以及近年在中国特别是在青年人文化生活中呈现出近乎空前绝后的阅读和研究《“大人物”盖茨比》热，激发了笔者想写一本专论《“大人物”盖茨比》的书的热情。

对《“大人物”盖茨比》这本书的关注，从学习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文学青年，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乃至出现近百种译本，几百次重印，几百万的印量都难以满足读者需求的局面。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休闲和娱乐已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青年人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个人创业精神，伴随着喧嚣、奢侈、狂欢的生活情调，个性与身份彼争此竞的公共呈现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和情境发生了共鸣。使他们一读这本书，马上就会感到似曾相识和不寒而栗。在阅读中，他们既能得到一定的精神慰藉，又能受到一次令自己清醒少许的精神幻灭演练教育。让他们都须正视个人欲望的跨度。

《“大人物”盖茨比》是一部社会影响远大于文化影响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完全是一位以作家的身份用人物的形象和活动来表达他对人生哲学思考的社会学家。

本书是一种介绍和引导性的著作，旨在发动和推动这一作品在我国的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以便加深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对欲望、追求与政治、经济状况互联互通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宋韵声

2018年清明节写于沈阳黄海花园寓所

## 目 录

第一章	<i>The Great Gatsby</i> 的中文译名及译本.....	1
第二章	菲茨杰拉德的生平及其创作.....	20
第三章	《“大人物”盖茨比》问世的前前后后.....	40
第四章	《“大人物”盖茨比》故事情节的展开及其独特技巧...64	
第五章	《“大人物”盖茨比》中人物活动的精神世界.....	97
第六章	《“大人物”盖茨比》在国外的评论与研究.....	112
第七章	菲茨杰拉德作品的戏剧和电影改编.....	126
第八章	菲茨杰拉德在美国的复活与复兴.....	146
第九章	菲茨杰拉德复活后美国关于《“大人物”盖茨比》 研究概述.....	166
第十章	菲茨杰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接受.....	190
	主要参考书目.....	222

## 第一章

### *The Great Gatsby* 的中文译名及译本

菲茨杰拉德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现代作家杰出的代表之一，在美国文学史中也经常与海明威和福克纳相提并论。菲茨杰拉德在活着的时候虽然已经很有名气，很有成就，但与他在死后的名气和声望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种现象在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不是稀有的现象，这就足以说明一个人的文化贡献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严苛考量的。

对于一个仅仅活了 44 岁、创作生涯不过 20 年的文学家来说，菲茨杰拉德的文学成就应当说是比较辉煌的。但在这辉煌中最为辉煌的便是他于 1925 年 4 月 10 日出版的《“大人物”盖茨比》。也正是由于这部书的出版，改变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轰动了美国文学界。也正是这部书使文坛给他冠上“爵士乐时代的杰出代言人”、“优秀的编年史家”、“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等荣誉头衔。菲茨杰拉德已被人们普遍称誉为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他的兴趣仍在与日俱增。

菲茨杰拉德逝世以后的复活和复兴，是与他的辞世接踵而至的，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乃至百年不变，这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它并不是人为炒作的，不是由文学评论家或学界发动策划的学术讨论而掀起的，而是由广大读者对他的作品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自然而然发展起来

经久不衰的文学活动。

*The Great Gatsby* 的出版，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甚至引起评论界一时的轰动，但有超前意识的读者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的，这也就是造成该书出版后多年滞销的主要原因。这部书在英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英国出版了。至于其他文种的译本，当时也未曾见到。但到了菲茨杰拉德刚死就开始复活乃至复兴的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不仅英国开始再版，世界上主要的语言也都有了译本，中国也不例外。

*The Great Gatsby* 最早的中文译本，是台北正中书局 1954 年出版的《永恒之恋》，译者黄淑慎。起这样的译名，那是译者依据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所采取的意译，是译者个人思考的结晶和艺术表达的方式，毋庸评论。

1974 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乔志高的译本《大亨小传》。

1982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周敦仁中文注释本《灯红酒绿》。

1983 年 1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菲茨杰拉德小说选》，巫宁坤译，其中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

1983 年 4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岳译的《大人物盖茨比》。在沉寂了 11 年后，北岳文艺出版社于 1994 年 6 月出版了王晋华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随后，1996 年 1 月，九州图书出版社重新出版巫宁坤 1983 年的译本，书名改为《长岛春梦》。

1996 年 3 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小梅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1997 年 8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巫宁坤。

1997 年 8 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吴然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比》。

1998年2月，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伟人盖茨比》，译者张增武、张若西、李延黎。

1999年2月，译林出版社出版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

1999年9月，沈阳出版社出版《大款盖茨比》，这是译者1983年辽人版《大人物盖茨比》的更名重印。

进入21世纪以后，译本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2001年2月，南方出版社出版张雷芳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2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雨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2年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淑慎译的《大亨小传》。

2002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许德全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2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晓萍译的《灯红酒绿》。

2002年12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邱淑娟译的《大亨小传》。

200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姚乃强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5年5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耕野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5年5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鹿金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5年8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贾文浩、贾文渊合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5年11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王晋华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9年5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刘峰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09年9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沈学甫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0年7月，东方出版社出版陆琼、崔人元合译本《永恒之恋》。

2010年1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建华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1年以后，外国文学名著重译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对 The Great Gatsby 的重译犹如雨后春笋，除了2012年之外，几乎每年都有多种译本问世。因为此时，菲茨杰拉德逝世早已超过50年，各出版社再也不必为版权之事踌躇了。

2011年当年至少有2种译本，它们是：

2011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施清真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1年8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赵飞强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堪称是 The Great Gatsby 译本大丰收的一年，一年内出现了至少9种译本，平均一个多月就有一种译本问世。这种情况，别说是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就是在世界翻译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2013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继宏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6月，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王晋华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晋华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8月，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王晋华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9月，南海出版社出版邓若虚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9月，漓江出版社出版周彦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赵瑾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3年10月，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巫宁坤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此外，还有2013年2月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朱敏英汉对照全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4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田志云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4年1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张荣超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4年2月，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翻译的中英对照全译本《伟大的盖茨比》。

2014年12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沈学甫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The Great Gatsby的翻译出版又呈现此争彼竞的状态，许多出版社推出不同的译本。诸如：

2015年1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李林枞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4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晋华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7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潘华凌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7月，万卷出版公司出版颜湘如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7月，中译出版社出版潘华凌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建国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9月，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范岳的译本《大人物盖茨比》。

2015年10月，巴蜀书社出版王晋华的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10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陈润平的译本《了不起